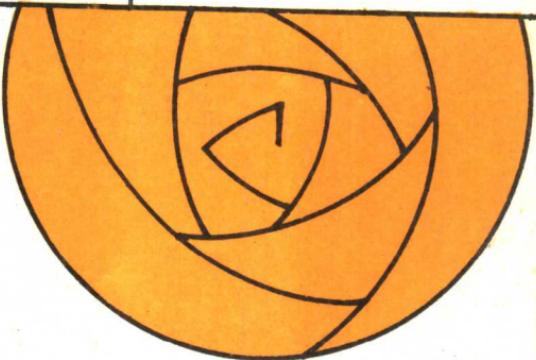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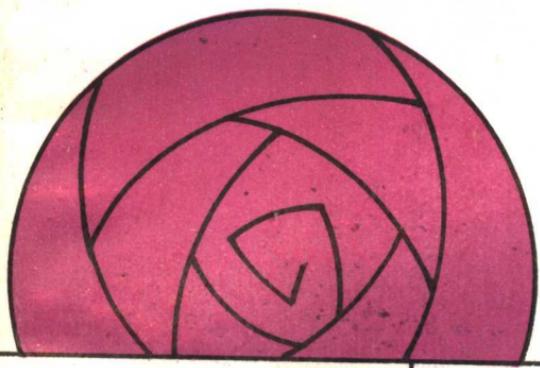


寄
玫瑰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赵润峰

副主编 段继山 鞠云河

吕 品 魏广悦



野玫瑰



吉林人民出版社

YE MEI GUI
野 玫 瑰

主 编 赵润峰

副主编 段墟山 翦云河

吕 品 魏广悦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佳木斯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247 000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500册

ISBN 7-206-00703-1

D·212 定价: 3.90元

眼遇华章分外明

——序《野玫瑰》

李清林

尽管我平素工作挺忙，还是坚持看一些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或文章。至于文学作品，虽然也喜欢，却只能偷闲读一些了。特别是那些我以为值得一读的好作品，就非要挤时间读一读不可，眼遇华章分外明嘛！《野玫瑰》这本书中的多数篇章，我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读完的。

民主兴，杂文盛。1979至1989这10年间，现仍在和曾在我市工作过的杂文作者，解放思想，奋力笔耕，写出一大批杂文作品刊诸市、省和国家的各种报刊。现由《野玫瑰》编者择优选粹，辑成一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是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本杂文集，它的问世，是我市文坛的一件盛事，令人欣慰，值得庆贺。

著名杂文家曾彦修把杂文喻为“灵魂的洁净剂，思想的开窍机，文章的竞技场”，我以为很恰切。收入此集中的杂文，颂善伐恶，丹心一片；振聋发聩，雷霆万钧，确有涤荡灵魂污垢之力，启解思想困惑之功。其中的一些篇什或风流文采，

妙语如珠；或比兴杂陈，曲折有致；或寓庄于谐，情趣横生……
竞芳斗妍，姹紫嫣红。此外，我还以为，李文又是知识的万
花筒。这本集子题材广泛，工农士商，政经文史，道德法律，
世态人生……莫不涉猎。翻读这本杂文集，犹如遨游于知
识的海洋里。因此，我觉得这本熔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于一炉的书，不但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帮手，而且是青年一
代的益友。

清代大文豪袁枚在谈到文章的意和辞的关系时说：“开
千枝花，一本所系”。我想把他这个意为本、辞为花的比喻
引申到杂文创作上来。杂文园地须百花齐放是自不待言的，
但百花齐放，也要“一本所系”。这“一本”，就是我们的
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本固花始繁，根深叶才茂。我
衷心祝愿杂文创作本固根深，叶茂花繁！

1990年3月18日于佳木斯

• 本文作者系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

目 录

明外分章华遇暖

——序《野玫瑰》	李清林(1)
生活·大海	王智华(1)
沈子荣两度“曳白”的教训	张书华(2)
吃了蜘蛛之后	于升太(4)
拳头的联想	王化福(6)
安泰之死发人思	杨勇(8)
替钱广说几句话	张相武(10)
航海的启示	于雪非(11)
用人当如孙仲谋	周鹤令(14)
杨子曰	段继山(16)
为“有钱难买星期六”平反	王华民(19)
昂首向上与蓄心脚下	宗平(20)
气可鼓而不可泄	安富(22)
自搔最解痒	赵润峰(23)
穷且益坚	朱铁强(26)
三送穆铁柱的联想	李延春(28)
狐死必首丘	郭万丰(29)
敢把新桃换旧符	盖国刚(31)
诸葛亮与皮匠	魏广悦(32)

无私一身轻	陈必福	(33)
心里装上《迎客诀》	朱永贤	(35)
向“官念”挑战	慕奎安	(37)
“三顾茅庐”之后	卜景波	(38)
人存事兴 人亡事废	宋国志	(41)
尽快进入角色	刘子民	(43)
智叟说	李瑞发	(44)
明天，北大荒逐渐消失的用具	刘晓鹏	(46)
踏着先辈的足迹	王法钧	(48)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马永东	(50)
伟大就象一座山	李玉春	(51)
没有国，哪有家？	李晓苏	(53)
谈龟说兔	刘子民	(54)
人尽其才 量才而用	许景海	(56)
玉垒浮云变古今	王新伟	(57)
“城里人真牛”	王秋德	(59)
良心并非肉长的	李国良	(61)
用人之道	贺忠葆	(63)
“特殊材料”制造的“防弹衣”	魏广悦	(64)
“饥饿”消费析	盖清祥	(66)
拾木头的思索	田军	(68)
以俭素为美	赵俊华	(70)
与其……不如……	刘德印	(72)
诸葛亮如是做	孙涛	(74)
麻醉臆说	鞠云河	(75)
一池清水荡污涤垢	薛坤	(77)

自我批评散议	葛连方	(79)
变“二心不定”为心心相印	赵铭富	王志成 (81)
厂长都是熟透的瓜吗?	魏广悦	(82)
新官场现形记	陈树昌	(84)
“马以善走为良”	李胜云	(86)
法官的格言和“造反歌”	周广立	(88)
从一个月一个人说开去	杨光裕	(90)
关于“谈话”	郭庆晨	(92)
蛙鸣鸡啼的启示	许景海	(94)
话说孔雀尾巴式单位	申安庆	(95)
“吃紧”与“紧吃”	皓帆	(97)
说“鬼打墙”	于升太	(99)
“如来佛”的话不能全听	张相武	(101)
窟窿	田喜文	(102)
想起了阿Q	刘利	杨甦 (104)
略论杯弓蛇影	李子纯	(106)
秤与天平	姚承德	(107)
劝劝轻女重男的婆婆	魏广悦	(108)
饮酒三部曲	梁洪才	(110)
愿今后不再看到这类闹剧	赵润峰	(111)
猫是怎样死的?	李瑞发	(114)
小议吃的气派	傅石林	(116)
莫做当朝“万石君”	田春阳	(117)
少来一些这种互拜吧	刘延成	(119)
感叹“最后一把”	刘纯	(120)

当心感情贩子	袁凤鸣 (121)
举杯话酒风	邵子贤 (123)
夹竹桃之失	王新伟 (124)
真假猴王辨	王子闻 (126)
说“猫”	盖清祥 (127)
我高兴不起来	于升太 (131)
今昔浓淡说过年	赵洪 (133)
闲话“累死爹”	薛凤宝 (135)
“拜年”与“拜钱”	刘俊凤 (137)
假冒之患	张世斌 (138)
“移木之信”的联想	杨兆明 (140)
从进香说到烧纸	周鹤令 (141)
“弄明白”之类	王秋德 (143)
忙？盲！茫？！	鞠秋月 (144)
说说“混”这个词儿	吴继善 (146)
“小人物”未可小觑	高洪双 (148)
……？……	王葆华 (149)
小说“搂”	杨松兴 (151)
毁塔？建塔？	曹子师 (153)
牢骚小说	赵学书 (154)
酒·“大锅”与“小锅”	王秋德 (156)
“骂娘”之我见	徐硕方 (158)
致武大郎	段墟山 (159)
“鱼腹藏钱”和一篇作不成的小说	吕品 (161)
“老太太数鸡蛋”以外	赵润峰 (164)
名人效应	鞠云河 (167)

掌声响起来	韩云岭	(169)
锁之利弊	鞠云河	(171)
救救眼睛及救救其它	吕品	(173)
从“推”说到“抢”	郭怀珍	(175)
从标点符号说到标题与封面	鞠云河	(177)
说“整”	阎孝斌	(179)
利之害	赫秀明 王福金	(180)
新词语拾缀	吕品	(182)
祝你家庭和睦	张相武	(184)
爬山虎、大树和我们	徐剑屏	(187)
从契诃夫揪托尔斯泰胡子说起	丁继松	(189)
牢骚、眼量及其它	刘哲斌	(190)
贾瑞之死的教训	白玉权	(192)
王安石为何不授紫团参	周鹤令	(194)
赞“科学家的性格”	边四光	(196)
妻贤夫过少	魏广悦	(198)
劝君莫学冯道	郭万丰	(199)
提倡“吾日三省吾身”	阎德喜	(202)
阿二可鉴	丁煜尘	(204)
燕子衔泥的启示	李友林	(206)
心正鬼难近	阎英奎	(208)
同是为了子女	李友林	(211)
莫做今日的奥勃洛摩夫	王华民	(213)
狗熊、驴马与牛	刘利	(215)
“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	张家善	(217)

勤芳·苦干·智慧	李向东 (219)
勿以善小而不为	李子纯 (220)
钻圈	段继山 (222)
也说“钻圈”	赵润峰 (223)
莫学嘉平公子	王国勋 (225)
《风筝》与“失乐园”	刘 利 (226)
把住第二关	李春才 (228)
奋斗不止 前途光明	安春杰 (229)
季文子及孟懿子教子的启示	徐江善 (231)
割其误 矫其弊	于绍文 (233)
常提“走麦城”	赵润峰 (234)
栽树与育人	刘 玉 (237)
说“咬”	李瑞发 (238)
闲话“闲话”	傅石林 (240)
从葛朗台、高老头说起	李玉春 (242)
二下小馆的哲学思考	王子闻 (243)
理解相伴曲儿甜	杜瑞霞 (245)
魔方、阎王与小鬼	初志军 (247)
“大手”与“小手”	王成光 (248)
爱情不在友情在	孙 菲 (250)
好母亲、好妻子、好父亲、好丈夫及其它	于升太 (251)
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杨利友 (253)
生活的情韵	张立国 (255)
从鲁迅被称“美少年”说起	张志平 (257)
“城府”这东西	赵俊华 (259)
推销自我	张东升 (260)

人的“物化”	吕 品 (262)
说说“生气”	高 岚 (264)
是人岂可如蝙蝠	陈世英 (266)
“习惯”的感悟	鞠云河 (267)
“猪栏的理想”	牟少增 (269)
下棋与治国	梁洪才 (271)
杜丘与矢村的可贵之处	鞠云河 (273)
《包公赔情》三题	赵润峰 (275)
官仓有鼠大如斗	吕继海 (278)
法制琐谈	周鹤令 (281)
“两熊”落网 法制生威	徐 贺 (284)
“终于上台”	李世震 (286)
浅谈辄止	张可通 (287)
哪个大？	谷占江 (289)
舍生护法好男儿	高铁庄 (291)
进谏更需纳谏人	于荣太 (293)
陈世美审判包龙图	段继山 (294)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	王家声 (298)
口、耳、鼻优劣论	吕 品 (300)
聋哑人与“执法者”	贾永春 (302)
学诗拾零	马有路 (304)
杂文写作求新断想	段继山 (306)
丽姝与名花	朱红赤 (311)
站在维纳斯雕像前	殷庆余 (312)

还银幕以洁白的本色	魏志国	(314)
孙悟空理发	魏广悦	(316)
佳城多有可游处	罗纪权	(318)
说闲章	裴爱群	(320)
硬是看不懂	王秋德	(321)
人心是杆秤	浩然	(323)
创作乎？游戏乎？	张志平	(326)
藏书辨析	郑世平	(327)
美的断想	韩晓丹	(328)
从妙玉坐禅谈开去	周兴权	(330)
各种各样的笑	栾德厚	(332)
游人三叹柳树岛	贾芙蓉	(333)
“炝人耳”好吃吗？	吕品	(334)
郑板桥谈读书	段继山	(336)
书，我人生的伴侣	傅涛	(345)
编后记		(347)

生活·大海

王智华

生 活

生活——多么美好的字眼！它使我联想到天体永恒的运行，宇宙无穷的奥妙；也使我联想到人类几万万年的演变。是我们的祖先，以钻木取火，为生命开拓了新的起点。从此，生活才迸发出日益绚丽的光焰！石锄垦荒，铁器耕耘，大机器生产，乃至今日电子计算机每秒亿万次的计算……伴随着的是：原始部落的瓦解，崛起的奴隶制的崩溃，又崛起的封建制的消灭，资本主义的必然衰败和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春天……人类的巨大活力，使历史加快了脚步！

人民——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应该戴上历史主宰者的皇冠。

大 海

大海——生活的伴侣！且不说你是浩瀚无际的深渊，蕴藏着汹涌湍急的海流，雕塑着险峻的浪谷波山；且不说你那丰富的天然资源，过去、现在、将来为人类洒下多少幸福的雨点；更不用说你是怎样用无穷的运动、无穷的力量喧嚷奔腾，自由地驰骋在宇宙空间，……我只是思索，思索你的形成，你的来源——千万条水路，千万条江河向你奔来，才

有了你啊，大海的容颜！假若我从海里取出一滴水，也叫它大海，未免可笑到了极点；可是啊，如果没有这无数个“一滴水”，岂不江河乌有，大海不见？

啊，我猛然醒悟：如果生活就是大海，那我就该做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滴小小的水珠。

1979年2月15日

沈子荣两度“曳白”的教训

张书华

有人说：笑一笑，十年少。倘此言不谬，则我现在应年轻20年了。何以言之？灯下读明代冯梦龙《古今谭概》中的一则笑话，不禁笑了两笑。那笑话是：

周代有个沈子荣，曾判过200道诉讼。可在赴天官（周代官名）试时，却终日未答一字。别人问他为何不答卷？他说：“考题与我平日搞过的讼判绝不相当。有一道，事迹同而人名别。于是我便曳白（即交白卷）而出了。”第二年，沈子荣又参加了一个水碓（捣米的器具）的讼判，仍旧搁笔。别人又问他为何如此，他道是：“过去我判水碓是在蓝田，而今却在富平，如何下笔？”

沈子荣两度“曳白”，引人两次发笑，但我们切莫满足

于“笑两笑，廿年少”，还要从中汲取一点教训。这样，一篇短短的笑话，对我们就不独有健身之用，且有益智之功了。

沈子荣曾搞过200道讼判，于讼判之道当不生疏。参加天官试与判水碓，要他答得名列前茅也许是苛求，但总不该“曳白”吧？然而，他确确实实“曳白”了。这是为什么？冯梦龙没有说。我想，咎在于他脑筋呆滞，死搬硬套。以此之故，一见试题与他以往的200道讼判“绝不相当”，哪怕只是人名和地点套不上，他也要心慌目怔，苦叫“如何下笔”了，真可谓愚蠢之至。难怪冯梦龙把他列入《专愚部》而痛加嘲讽了。

周代有否沈子荣其人，那倒无须考证，也许是出自作者的虚构，但这个人物的典型性却是无可否认的。即便在今天，不是犹能从某些人身上看到他那副愚态吗？自今年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各方面的新课题不断出现，有如一张张考卷摆在人们的面前，迫使人们去解答。可是，有些人就象沈子荣一样，看这些新课题与以往的本本框框是否“相当”，希冀从以往的本本和框框里找出对于新课题的现成答案。倘发现“绝不相当”，找不到现成答案，那就来个“搁笔”“曳白”，回而避之。

这怎么使得？一遇新课题就“曳白”，就回避，现代化建设焉能进行？须知，现代化建设只有在不断解决新课题的过程中，才能胜利前进。关键在于必须改变那种墨守陈规、死搬硬套的思想方法，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勤于思考、勇于创新。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与以往的本本和框框“绝

不相当”的新课题将与日俱增，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规律面前，不换一换沈子荣式的脑筋，不改一改沈子荣式的思维方式，怎么行呢？

1979年2月26日

吃了蜘蛛之后

于升太

如果现在有人非要吃蜘蛛，那你一定会目瞪口呆，以为他是得了神经病。笑他痴，骂他傻，都不为过，因为这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的举动（倘若是作为药材治病那又当别论）。但是，假若你遇到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蜘蛛的人呢？你笑他，骂他，还是……？

你不要以为这是奇谈怪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谁都会不止一次地遇到第一次“吃蜘蛛”的事。讲得远一点，神农尝百草，哪里会每尝皆准，都是良药？总不免要吃错了中毒。但这是传说，暂置不论。且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列文虎克制成显微镜，居里夫妇发现镭，诺贝尔研究出硝酸甘油炸药，都不是一下子就得到成功，而是经过无数次失败，有的甚至几乎葬送性命！我们搞革命，更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这